# 时空穿梭母女情

（一）血块

「啊……嗯嗯……啊……嗯嗯……」妻子在我身下发出阵阵舒畅的呻吟声，脸泛桃红、樱唇紧咬，轻轻款摆着

屁股，迎合著我一下下的抽送。

与平常一样，我们夫妻俩在床上行着周公之礼，彼此透过肉体的亲密接触，输送着心底的丝丝爱意，谱写出情

意绵绵的韵章。我站在床边抬起她两腿，下腰不断前后挺摆，带动着充满热血的阴茎在她阴道里轻轻抽送；她紧抓

着床单，一对乳房随着我抽送的频率而上下抛荡，时不时挺起圆鼓鼓的大肚子，彷佛在暗示着我：她的高潮就快来

临了。

爱馨——我廿四岁的妻子，心中的挚爱，她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按医生的嘱咐，我们近半年来都采取这样的

性交姿势，以免一旦乐极忘形时会压伤胎儿。

而且这个招式更可令我大饱眼福，一边享受着阴茎上传来的阵阵快感，一边还可以欣赏到两人交接部位的美景

：看着春水汪汪的娇嫩阴户不停地吞吐著我青筋暴凸的肉棒，我往往就会忍不住缴械清仓。

「呜哇！痛……痛啊……」妻子突然冒出这一句。我大吃一惊，顿时停了下来，该不会是太过冲动，不小心让

龟头碰撞到了她敏感的子宫颈了？「哎唷……

好痛啊……怎么了……哇！痛啊……「妻子弓起身，双手抱着脑袋，全身不停地打颤。

我感觉不大对路了，马上把阴茎拔出来，关心地俯到她身边询问：「发生什么事了？哪里痛啊？」

妻子扭过头来，脸色刷白，额上冒出了黄豆般大的冷汗：「头……头痛……里面好像有把刀子在剐……哇……

又来了……痛啊……受不了了……林……救救我……好辛苦啊……」她猛地抱住我，原先热辣辣的身躯此刻已有点

凉冻，颤抖也开始变成了间歇性的抽搐。

「你忍住，我马上去召救伤车。」边说着，我边扯过毯子给她盖上，然后按下床头几上的「家居紧急救援」钮，

接通连驳到救护中心的网络，跟着又拨了个电话通知岳母。

爱馨去年才与我相识，由我们俩一见面的那一刻起，爱苗就在彼此的心里滋生，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见

钟情」吧！她的倩影第一次进入我的眼眸时，我心里就已经对自己说：就是她了！她就是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我将

与她共渡余生，我的遗传因子将会在她的体内延续下去。

救伤车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附近的医疗中心，照过Ｘ光、做了脑部断层切片扫描、打了止痛针及镇静剂后，爱

馨的疼痛才得以暂时舒缓，她在护士的照料下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呈半昏迷状态。医务主任观察了她一会，看过诊

疗报告，便招招手引领我去到他的办公室。

「请坐。」他指一指办公桌前的椅子：「林先生，你太太的病情很不乐观，她脑叶表层底下有一片血块，而且

这血块还在慢慢扩大中。更严重的是，这片血块刚好压着大脑皮层的痛觉神经，所以引起放射性的阵痛。若果照目

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压迫到附近的大脑中枢的话，将会有十分难以预计的后果，你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会有什么后果？」我焦急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会没办法治好吧？」

医务主任用棒子指着Ｘ光片上面一个用红笔圈住的小黑点：「如果朝这边发展，视力会逐渐衰退，语言能力下

降；要是往下发展，嗯……可能会引起终生瘫痪，甚至有生命危险。最简单的治疗方法一般是注射血栓溶解剂，但

此药的副作用会引至子宫内膜大出血，对孕妇并不适宜。另一个方法就是开刀动手术把血块除掉，依目前的医学科

技来说，治愈的成功率可以达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但是你太太……」

「怎么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这就赶快替她动手术啊！」

「一般人我们是会这么做的，但是你太太已经怀孕了六个月，并不适宜作全身麻醉，除非在紧急的情况下，例

如车祸、内出血、严重烧伤或急性盲肠炎等症才必须立即做手术，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大小平安，往往救得了大人的

性命，小生命就得牺牲了。」

「再也没有其它办法了吗？」我激动地对着医生大吼：「你们连癌症与爱滋病都能治好，怎么会对一片小小的

血块也束手无策？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一定会有方法解决的，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挽救他们母子俩的性命啊！」

「目前医学界一般都采用镭射激光手术去除身体内的血块，但是你太太这个血块却处于左右脑中间偏下的位置，

刚好属于激光射线的『盲点』，若是贸然去做手术，很容易伤害到大脑里有用的细胞。」他边说着边在键盘上敲了

几下，我们之间马上出现了一幅爱馨大脑的三维扫描图像。

「你看，」他再按一下键盘，图像上的血块出现了一个准星般的十字，左右两角有一条红色的直线，他移动着

座标调整射线的角度，但无论怎样调校都不能避过大脑皮层而直达目标：「激光手术并不适合你太太这个特殊病情。」

「这、这……」我一时焦急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血块怎么会突如其来出现？我太太

的身体一向都很好，起居饮食正常，没有高血压，又没遭遇过意外，总不会无缘无故地脑溢血吧？」

「是有过一次意外，只不过是许多年前了。」这时图像换成了妻子的健康记录表，医务主任将其中一栏放大，

继续说道：「在她四岁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车祸，头脑受到碰撞，引起一条小血管爆裂，造成轻度脑充血，但很快

就止住了。

在留院观察期间，病况并没有继续恶化，因此院方决定暂时不作脑部手术，如果这个血块不再扩大，身体机能

是会逐渐将它化解吸收掉的。「他托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框：」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开脑可是一种大手术啊！「

我有点疑惑了：「既然当时观察过证实血块不再扩大，这么多年来我妻子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不适，怎么现在突

然又会死灰复燃？」

「这样的病例不少，潜伏的隐症平时对人体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但一遇到某些内外因素的刺激就会产生催化作

用，令沉寂多年的睡火山再次活跃起来。例如你太太，可能是因为怀孕，身体里的荷尔蒙分泌大量增加，改变了调

理机能的平衡，这个不起眼的小血块才会因而重新扩大。这好比一个鸡蛋，你放在篮子里一个月也不会变成小鸡，

但一遇到适合它发育的温度，细胞马上就开始分裂了。」

他说着，再次敲响键盘：「我们会参考你太太当年的留院记录报告，尽量找出一个能对症下药的最佳解决方案。

很抱歉，林先生，在未确实有把握解决问题之前，我们是不可能贸贸然就随便动手术的，始终是关系到两条人命的

大抉择，这段时间，我想你最好的对策是耐心等候。」

就在等待着电脑搜寻廿年前的留院记录画面出现时，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岳母急匆匆的闯了进来：「林，

爱馨她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会突然这样？」

猛的感到自己有点失仪，忙对医生说声对不起，跟着又按捺不住地走到他身前：「医生，求求您了，我就只得

这一个女儿，还有我的小外孙，拜托您，千万要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我尴尬地向医务主任耸耸肩，过去把岳母搂进怀里：「妈，您放心吧，相信他们一定会帮爱馨渡过难关的。」

她靠在我肩上，只是「嗯……唔唔……」地点头，开始呜呜咽咽地滴下泪来。为了不影响医生稽查妻子的案历，我

一边对岳母说：「妈，我们到休息室再慢慢说吧！」一边拖着她走出医务主任的办公室。

芷瑗——我的岳母，今年已四十过外，可从外表上怎么看都只是像个三十多岁的成熟少妇，这可能与她投身的

职业有关吧。她从事时装设计工作已廿多年，对衣着打扮相当讲究，无论色彩配搭或是饰物衬戴都会让人耳目一新，

加上适当的轻妆淡描、保养得宜的苗条身裁，真个是仪态万千。

一条杏黄色的Ｖ领连衣长裙把她全身婀娜多姿的曲线表露无遗，既有清新脱俗的气息，又有成熟女性的韵味；

一头柔顺的秀发滑落在双肩卡其色的镂花披风上，令诱人的身躯蓦然增添了一份神秘感；浅啡色的羊皮腰带配上同

质料的高跟半统长靴，裙下露出一小截通花丝袜，使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地更惹人遐思。

虽然岳母已徐娘半老，但裙下追求者仍大不乏人，令我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她依然是孑身独处，连个亲密的

男朋友也没有，确实费解得很。妻子说她多年来对岳父依旧念念不忘，可能是曾经沧海的心理令她对别的男子总是

看不上眼，又可能是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她这个如珠如宝的女儿身上吧，这么多年来她的心中就只藏下两个人——丈

夫与女儿。

说起我这个岳父，他简直是一个神秘人物，在岳母口里我从来没有听她提到过任何有关他的资料，不论是姓甚

名谁、长相样貌、来自何处，更不知他们因何故而分手，只是听妻子说他爸爸相貌英俊，是一个甚为疼爱妻儿的男

人，可惜那时候她年纪还小，印象模糊，到她懂事的时候，爸爸已不知何事离她们而去了。

我也曾经想在爱馨的出生证上找出一点线索，可惜爱馨出世时岳父和岳母仍未结婚，两人只是同居关系，因而

在「父亲」这一栏的资料空空如也，无法凭此一窥端倪。

每当我询问起岳父的往事时，岳母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似乎内里另有别情，令人更生疑窦，虽然我十分好奇想

知道真相，但每次一提起都见岳母露出伤痛的神情，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

岳父唯一遗留下的物品就只有我手上戴着的这只戒指，它是妻子家的传家之宝，岳母一直都珍藏在她的首饰盒

里，直到我和爱馨结婚的那一日，岳母才隆而重之地把它交给爱馨，由她在教堂交换结婚戒指的仪式时亲手戴到我

的手上。

（二）飞越

在休息室里我把爱馨的病情详细地向岳母解说一番，又把医务主任对手术的分析和意见告诉了她，岳母靠在我

怀里哭成一个泪人，边听我诉述边喃喃自语：

「我怎么这样命苦啊……上天对我真不公平……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身上……我已经失去一个挚爱了，为何连

我唯一的寄托也要夺去呢……」

「妈，您冷静一下，」我抚着她的背说：「爱馨吉人天相，她一定会安然渡过的。况且现在医学昌明，医生们

定会想出法子解决难题，爱馨的病最终定能痊愈的。」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一个谱，看见怀里伤心欲绝的岳母，想起躺在病床上正与病魔搏斗的妻子，我

恨自己没能力与大自然对抗，慨叹无法改变她们坎坷的命运。上天啊，要是能把她们所受的伤痛移除，能把妻儿从

死神的手里救出，那怕这一切苦难都由我一人承担，那怕是要我付出所有，甚至生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允！

我与岳母伤心地进入爱馨的病房，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妻子身上插满了输液导管，戴着氧气罩，还处在昏迷

状态，她闭着眼静静躺在病床上动也不动，骤眼望上去就像正安详地入睡，只是洁白的肌肤现在显得更苍白了，长

长的睫毛隔不久便轻轻颤动一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正在与死神不断搏斗。

岳母把妻子的手握在掌中，无比感慨地说：「女儿，是妈妈不好，没有细心看顾你，累你受苦了……」说着说

着，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要是那天妈妈陪在你身边，就不会发生意外了，都是怪妈妈太粗心。」她叹了

口气：「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唉，事情可能就不会发展成这样了。」

「一切都可以重来」？我心里突然冒起了一个荒谬的想法：我正在任职的科学研究所为国防部研发的时光机已

经到了最后阶段，只差还没用生物进行测试。

因为把动物送到别的年代，根本无法知道结果，而用人类进行实验又找不到合适人选。况且这是个高度秘密的

国防研究项目，不可能像别的医学实验般征求自愿人员，假如我利用这部时光机回到二十年前妻子发生意外的当日，

及时制止车祸的发生，那岂不是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至于事后怎样回来现在这个年代，我已来不及去细心考虑了，只知道研究所在二十年前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

仅是一间小规模的电子器材公司，还没被纳入国防部，但只要有足够的材料，依照我脑袋中对时光机滚瓜烂熟的构

造、每天设计运作程式的记忆，完全有能力复制出一部一模一样的机器来。

主意已定，我把手按在岳母手背上拍拍：「妈，你在这多陪爱馨一会吧，我去找医务主任再商量一下手术细节，

可能会谈得很晚，若您累了就先自己回家，我不送您了。」

在岳母带点思疑的眼光中，我匆匆忙忙离开医院，立即驾车回到研究所。

刚将磁浮车停定在研究所门口，让泊车自动定位系统把车子驶进车库，门卫就迎了上来：「林主任，这么晚还

要回来工作呀？」他微笑着向我打招呼。

「嗯，突然省起程式中有段指令还要修改，怕明天忘记了，于是赶回来做好才安心。」我边把手放在指纹辨识

器上作签入登记，边随便找个藉口敷衍着他，另一手在口袋里掏着开启实验室的电子数码钥匙。

回到每天都对着的熟悉实验室里坐下来，在时光机复杂的仪表板上按下几个按钮，四周的电脑屏幕马上跳动起

一行行数据，这对我来说绝无难度，即使闭上眼睛也知道该怎么设定，我毫不犹豫地将时间调校到二十年前。糟了，

日期呢？

我并不知道爱馨发生意外的准确时间，只知道大约是在她四岁生日过后几天，刚才在医院等电脑搜寻旧记录时

我又离开了，既然她是２００２年４月出生的，那么我将时间调校在３月底应该就很充裕了。

着陆地点当然是设定在岳母家门前，以便我有更多时间去了解一下当年周遭的交通环境，分析一下当车祸出现

前我该采取什么应变措施去阻止意外发生。

所有数据调校好后，我启动倒数时计，然后进入时空转移仓。关上仓门的那一刹，我才开始担心此行的成败，

万一机器失灵，我将被送到了不知哪个时空，那时不单阻止不了意外发生，还回不来现代照料正卧在病床上极需我

陪伴在旁的妻子，这怎么是好？

不容我再多想或后悔，倒数时计已迅速跳到了「零」，一片强烈的白光在我眼前亮起，耳边响起连续不断的「

嗡嗡」声，我觉得全身细胞好像都在颤抖，脑海中空白一片，彷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把我的肉体搓捏成各种形状，

然后再撕成碎片，不一会我便迷迷糊糊地失去了知觉。……

再次回复意识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块草地上，四周漆黑一片，我甩了甩头令脑筋清醒一下，再抬头举目四看。这

是一个小住宅区，道路两旁是一座座两层高的独立式洋房，大概这时已是深夜吧，只有很少房子还亮着灯，除了屋

门前两排枫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外，再也没有其它杂声；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鼻子里传来一阵阵花草的清新香味，

让人精神一振，与我们那个年代被污染了的混浊空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好多年没嗅过这么新鲜的空气了，我贪婪地深呼吸一下，然后开始视察四周环境，准备确定一下岳母的家居位

置，为我这次历史使命未雨绸缪。

走到离我最近的房子看了一下门牌，我顿时目瞪口呆，这里相距岳母的居所起码有二百米，看来时光机着陆点

的误差还挺大的，回去后定要好好纠正一下。

我循着房屋一间间地找过去，终于让我找到了岳母家的住所，我在对面树丛后的长椅上坐下，细心地静候着黎

明到来。

依照我的时间表，妻子这时应该快满四岁了，岳母早上会送她上幼儿院，岳父也会出外上班，趁此机会我可以

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经路线，以便设计好下个月意外发生时的应变计划。嘿嘿，顺便还可睹览一下岳父的

庐山真貌，解开我多年来的满腹疑团。

「咿呀」一声开门声把我从瞌睡中惊醒，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睡着了，这时天色已大亮，街道上满是上班、上学、

溜狗、缓步跑的人，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长头发女子从对面的屋里走出，她手里挟着几本书，关上门后便横过马路向

我这边走过来。

我心里砰砰乱跳，她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偷偷监视她呢？我该用什么藉口去解释一切？很快我就明白这仅是自己

作贼心虚，原来前面路旁是个校车车站，她只是过来乘搭校车上学而已。我细心想想，不对！岳母在爱馨出生前就

已经大学毕业了，怎么现在还是个学生？难道我认错人不成？

好像有意替我求证，岳母——啊，不，面对着这么一个花样年华、年纪比我还小的青春玉女，再称之为岳母简

直有点不伦不类。芷瑗在候车时无意中扭头向我这边望过来，四目相投时，那面容、那眼神、那注册商标般的腮旁

酒窝，简直就是爱馨的翻版，让我实实在在肯定她就是爱馨的母亲——芷瑗。

她上身是一件纯白色的对胸衬衣，下着一条浅蓝色细格子长裙，乌润的长发用一个粉红色的发夹固在脑后，间

条花线袜，矮跟黑皮鞋，简单纯朴，典型的女大学生打扮。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时，先是一怔，然后掩嘴「噗嗤」

一声笑了出来，可能忽悟在陌生人面前这样有点失仪，她连忙不好意思地又回过头去。

这时校车来了，临上车前她又再一次回头向我望过来，那甜甜的笑容依然挂在俏脸上，令两个酒窝深深的凹了

下去。我呆住了，这回眸一笑千娇百媚，像一条无形的丝线系紧了我的心，牵住我的心脏随着那慢慢驶离的校车远

去。

直到校车的影子消失无踪，我才醒觉裤裆前不知何时已撑起了一个高高的帐篷。哎！这个可是自己的未来岳母

呀，怎能如此无礼！不过岳母年轻时的美艳却真是不可方物，也难怪我这个女婿无法自持。

被掀起一波波涟漪的心情好不容易平伏了下来，我才开始觉得事态似乎有点不寻常，努力去思考到底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出来。咕咕响的肚子打断了我的思维，暂且搁下一连串的问号，先找个地方祭祭五脏庙再作下一步打算。

来到一间快餐店门口我才省起，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子积分过帐卡」在这里根本无用武之地，廿一世纪初的流

行货币仍然是钞票，可我哪有这种东西！刚好隔邻有间首饰店，我全身最值钱的项链立即给我从脖子上移到了店里

的柜台面。

老板把项链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露出不大感兴趣的表情，我无可奈何地准备离去时，手腕上戴着的电子

万能表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先进的高科技产品能即时传送影像、信息，能探测人体内部最细小的变化，功能

几乎与一台微型电脑无异，在这个年代简直是件罕有的宝物，因此很快就以高价成交。

等待老板去帐房取钱时，我不经意地往面前的镜子照照，不照犹可，一照之下吃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镜子里的我虽然面型轮廓没变，但五官位置比例却完美得难以置信，英俊得连我也认不出自己来。这显然又是时光

机的误差所造成，在着陆点细胞重组时不是原样照搬，而是依照黄金分割定律的几何数据去重新计算，这倒是我始

料不及的。这虽然也是个误差，但却比较可以接受，回去后修不修正我尚在考虑中。

填饱肚子后悠闲地喝着咖啡，顺便拿出买来的报纸消磨一下时间，刚打开第一版，四个数目字跳进我眼内时，

脑袋马上缺氧，我手心冒汗、四肢颤抖、心乱如麻。时光机的误差这一次算是最大了，把我的计划完全打乱，处在

进退维谷之间。报纸的日期是「１９９７年」，也就是说，时光机的误差令我早到了五年！

天啊！这个玩笑可开得够大了，不过一切异常也都可找到答案：在１９９７年芷瑗才刚满二十岁，尚在读大学，

当然爱馨还没有出世，若要等到意外发生的那一天，我必须在这里多逗留五年！不行，我得马上回去，昏迷在病床

上的妻子还需要我陪伴在侧，大不了修正好时光机的误差后再来一趟罢了。

我第一时间便马上去找研究所的前身，虽然知道这个时期它尚未扩展到被国防部物色为高科技研发合作夥伴的

规模，只是一间普通的电子器材公司，但利用他们的材料加上我的技术，复制出另一部时光机应该不成问题。

几番转折好不容易才找到研究院的前身，一跨进铺子，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原来这只是一间修理电脑的简陋小

店，全部人员只得两个，莫说要他们提供复制时光机的材料设施，连先进一点的电子零件也缺匮。完了，我现在的

处境就像是个流落在荒岛的航海者，既不能去到目的地，又无法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被逼逗留在廿五年前的时空

里。

我带着沮丧的心情失望地在街上踱着，思考着怎样去渡过这对我来说是无比漫长的五年。像是受到一股无形磁

力的吸引，迷迷糊糊中我竟不知不觉回到了芷瑗的住所前，我坐在对街的长椅上，心中懊悔万分，未经深思熟虑便

凭一时冲动冒这个险，结果让那部该死的时光机弄至进退两难的尴尬地步。

（三）邂逅

斑斓的晚霞由火红的叆叇逐渐变成灰黑的云层，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楼房的窗户陆续透出点点灯光，街道上的

行人也越见稀疏，夜，悄悄降临了。

忽然，一个婀娜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芷瑗正从学校回到了家门前，她手里挟着的那叠书比今早出去时又

多了好几本，看来是在图书馆里耽搁了不少时间，所以才回来得这么晚。

望着她屋子里的灯光亮起，我心里生出了一个念头，照时间计算她这时应该已与岳父同居，要是我找到了回去

未来的解决办法，不如用暗示性的方式向他提醒要留意爱馨四岁时会发生意外，那么这个灾祸就可交托他们化解，

我也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去属于我的年代陪伴可爱的妻子，不用在这耗费五年的光阴。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环境，静悄悄的人烟稀少，我偷偷绕到芷瑗的屋后，计划先了解好她家里的状况，然后明天

再设法去结识他们，待交上了朋友后，剩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芷瑗家所有窗子都关得牢牢的并落下了窗帘，根本看不见内里干坤，我正失望地准备打退堂鼓时，无意中发现

近后花园旁有一扇窗子射出一丝小小的灯光，我跨过几丛茉莉花来到窗前往里窥看一下，原来那只是浴室，看来对

我搜集他们生活资料的帮助不大，我扭头正想走开另想办法时，可接着出现的情景却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芷瑗走了进来，并没有发现浴室的窗子露出一条细小的缝隙，依然自若如仪地戴上浴帽开始脱衣洗澡，我惊觉

到偷窥别人入浴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下流行为，但双脚却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一般，丝毫移动不了半分。

芷瑗慢慢脱去了外衣、裙子，再伸手到背后解除胸罩扣钩时，我的血液也同时开始向下体汇聚，眼光再也不愿

离开那具活色生香的美艳胴体了。只见随着那块布片的撤走，两团巍巅巅、涨鼓鼓的肉球马上闯进我的眼帘，圆滑

的曲线分别在左右形成两个美妙的弧度，与平坦的小腹、纤细的腰肢互相辉映下，让人不禁赞叹造物者手艺的巧夺

天工。

雪白的圆丘之上各自点缀着一粒岭上红梅，娇小鲜嫩的乳头微微翘挺着，像搁在一杯牛奶冰淇淋上作装饰的小

樱桃。芷瑗放下胸罩，对着浴室的镜子自傲地伸手到乳房下轻轻托几下，然后俯低上身去脱那条小小的米色三角裤，

随着她身体的摆动，一对乳房也波涛汹涌，在胸前左荡右晃。

首先出现在我视线中的是她丰满的臀部，两座滑不溜手的半圆形肉山之间夹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屁眼躲藏在挤

迫的肉缝里完全被遮住，只是从两条大腿中尽头处若隐若现可见到大阴唇会合的末端，构成水蜜桃底尖模样的诱人

形状。

芷瑗脱掉内裤后直起身子，全身赤裸地缓缓转过身来，我的目光不期然也投向她小腹对下的方寸之地。刹那间，

我的阴茎腾的一下直翘了起来，把裤子前裆顶起了一座高高的金字塔。

芷瑗的阴毛并不浓密，在阴阜下半部稀稀疏疏地排成一条直线，延绵去到阴唇两侧，虽然只是这么一小撮，可

是在洁白的肌肤衬托下，仍然显得抢眼夺目、黑白分明。更由于毛发不多，给人的感觉是干净清爽、有条不紊，甚

至两片小阴唇露出外面嫣红幼嫩的一小部份也清晰可见。

芷瑗先过去坐在马桶上「叮叮咚咚」的撒了泡尿，然后才跨进浴缸站在上面洗起淋沐来。她仔细地在全身涂上

沐浴露，由乳房开始擦拭，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肉球沾满了泡沫在十指间滑来滑去，变换着各种不同的形状，我看得

呆住了，心中逐渐产生出一股代入感似的幻觉，彷佛把乳房握在掌中搓揉着的是我的手。

这双手以画圆周的方式在乳房上温柔地轻轻搓动，偶尔还用指尖捏着乳头擦拭几下，不知是水温的影响或是受

到挑逗性的刺激，以至两粒乳头很快就变得通红，而且还硬硬地凸挺了起来。芷瑗双眼细眯，红唇半张，似乎陶醉

在沐浴的舒畅中。

受到眼前这幅诱人画面的感染，我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脑海中出现妻子在我爱抚下迈向性兴奋的情景，下体

不受控制地迅速膨胀，几乎要破裤而出了。

手在乳房上搓揉了一会，逐渐向下进发，先细心地擦拭小腹、柳腰、后背，来到了神秘的三角地带，指尖在阴

毛上搔挠几下，然后伸入胯下的裂缝中，两片粉红色的柔软阴唇把手指夹在中间，随着手指的前后拖拉而蠕动着，

把沐浴露磨擦出一大堆闪耀着霓虹色彩的小泡泡。

擦拭了一会，手指逐渐把滑动幅度缩窄，只是专注地在肉缝顶端的一个小范围内揉压，芷瑗脸上露出一副享受

的表情，呼吸也像我此刻这样变得急促起来，偶尔还全身颤抖一下，像是突然触电被电到了一样。

我完全投入进这个意料不到的收获里，已忘记了身处何处，忘记了这次暗中视察的目的，将手也伸到自己胯下，

按在那高高凸起的小帐篷上搓揉着，与芷瑗一同沉醉在追求快乐源泉的享受中。

忽然间，芷瑗好像醒觉到了点什么，脸上霎时染上一层红晕，迅即把手指从肉缝中抽出来，转移到小腿上拭擦。

她双脚似乎显得有点发软，缓缓靠后坐到浴缸边沿，再提起一只脚搁上缸边，一本正经地继续清洗小腿。

这样一来，却轮到我双腿发软了，她做出这个姿势，刚好把张开的大腿朝往我这个方向，双腿尽头的迷人风景

顿时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眼前。只见刚刚受到手指刺激的阴户微微向两旁张开，明显可看到充血的阴蒂已涨大勃起，

硬翘翘地露在包皮外面；两片小阴唇也不再如先前般柔软，而是变硬变红，直直的竖起在阴户两侧。

最令我心如鹿撞的是阴户下端的阴道口，嫣红的嫩肉还在一张一缩地轻轻蠕动着，像是嗷嗷待哺地急欲吞入某

些东西，以填补被撩拨起的欲望；我甚至可看见从洞口渗出了一些黏黏的透明液体，顺着会阴流下到浴缸边沿，以

至积成一小滩与沐浴露泡沫有异的晶亮水迹。

我再也忍受不住这个旖旎场面的刺激，呼吸加快，心跳加快，手在下体上的搓弄也不断加快，紧接着腰一酸、

脑一麻，几个哆嗦后，裤子前面已湿透了一大片。我呼出一口长气，憋了满腔的肉欲终于跟随着精液的射出而发泄

殆尽。

芷瑗的心情似乎已渐渐平伏下来，她心无旁鹜地仔细擦拭着小腿、脚趾，再用莲蓬头一一冲洗干净，当她抬头

拿毛巾时彷佛发现了些什么，马上起身紧张地向我这边走过来。糟糕！被发现了！我连忙蹲下身子躲到花丛里去。

「喀咯」一声，芷瑗把窗子关牢，原来她是无意中发现窗子露出一条缝隙，过来关好而已，但我已被吓出一身

冷汗了。裤子里面黏湿湿的浆得难受，而且再观察下去恐怕也不可能发掘出新资料，我只好失望而离，明天再来侦

查好了。

我在附近的一间公寓租了个套房，脱掉沾满精液的裤子洗了个热水浴后，躺在床上计划著明天的行动，可是心

绪总安定不下来，一闭上眼睛，芷瑗那迷人的笑脸、玲珑浮凸的肉体，尤其是那浪水横溢的肉洞，马上就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令我心跳气促、冲动难捺，无奈下只好握着誓不低头的肉棒狠狠地再打一枪，总算才能迷迷糊糊地进入

梦乡。

上午吃完早餐后到商店购买了几套替换的衣裤、日常用品，照目前情况看来我还得在这里多逗留一段日子才能

回到自己那个年代，没有办法不居住下来。去到芷瑗家对面守候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她出门，可能她早已上学去了，

好，那就等她同居男友出现，他总会出来拿报纸、取牛奶吧，到时我再藉机上前搭讪，结识了他们后就好办事了。

一天、两天、三天……共守候五天了，每天除了只见到芷瑗上学、回家外，莫说男友，小猫也不见一只。奇怪

了，我总觉得事态有点反常，要摸清底细，看来就只剩下向芷瑗亲自打探这条路了。

「小姐，你好！恕我唐突地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趁芷瑗放学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时，我硬着头皮冒昧地上前向

她打招呼。

「呵呵，真巧，我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呢！」芷瑗竟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覆。

我早就料到那天偷窥她出浴的糗事一定会穿帮，「女士第一，你先说吧！」

我心里已作好被她数落一顿的准备，但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得不厚着面皮装傻。

「我想聘请你当我二小时的模特儿，不知你是否愿意呢？」芷瑗认真地说。

「这……」得到亲近她的机会竟全不费工夫，我正求之不得呢！一下子高兴得连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芷瑗就

是这样可爱，每每会给你出人意表的惊喜。

她见我愣了一下，急忙又加多句：「我会照足规矩付给你酬金的。」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我连忙解释：「我只是想问，你……你不怕我是个坏人？」

芷瑗笑眯眯地说：「这算是你刚才想问我的问题吗？」

她的幽默感把我紧张的心情冲淡了，我也笑眯眯地说：「刚才还不是，现在却是了。」然后又好奇地问：「嗯，

对了，你怎么会想到找我作你的模特儿？」

「是这样的，」她拨了拨被微风吹拂到脸上的长发：「我正在写毕业论文，主题是未来时装的趋势，上星期在

等校车时见你穿的那套服装很前卫，正好符合我意念中未来服饰的构思，因此想邀请你再穿上那套衣服让我画一些

素描。」

那根本就是二十五年后的流行服饰嘛，她对时装趋势的敏锐触觉真令我刮目相看。我回想起几天前刚被时光机

送到此地时的衣着，那件后披斗蓬、前开大杏仁领、镶着银边的长袍式外衣，普通人看起来与现代节拍格格不入，

甚至有点滑稽，难怪芷瑗初看到时也会「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唯是芷瑗独具慧眼，一看就领悟出时装潮流的未来

走势，使我不禁对她冰雪聪明的智慧又再敬佩多几分。

我忙不迭地答应：「佳人有求，当然是义不容辞了。」又笑笑说：「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她自信地说：「这很简单，从服饰看来，你并不是居住在我们这城市的人，虽然说话的口音与我们差别不大，

但话里夹杂着一些我听不懂的用词，因此我猜测你是来自附近的某个小城镇。如果一个人离乡别井纯粹是为了入屋

行窃，那未免过于周章，而且你若是有心盗窃，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早就有很多机会作案了，但你在这附近徘徊了几

天都很规矩，看来是另有目的。」

原来她一开始就冷眼留意我了，我还以为只是我在观察她呢！我故作轻松地说：「我有个弟弟失散许多年了，

最近才从朋友那得到你这个地址，说他与妻子居住在这里，我是来找寻他兄弟重聚的。」

她「咭」的一声笑了起来：「我看你那个朋友一定是给错你地址了，我还没结婚，只是一个人独居，哪有什么

男人在此出入耶！」歇了一会又说：「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我有空替你打听一下，说不定他就住在附近呢！啊，对

不起，请问你贵姓？」

「我叫唐伟。」我胡诌了个名字搪塞过去：「失礼，还未请教小姐芳名。」

「嘻，别再文绉绉了，叫我芷瑗吧。」她开了大门进屋，回过头来对我说：「明天下午三点，你直接过来就可

以了。」跟着又笑了一笑：「记得穿上那套衣服喔！」

星期六下午三点，我依约来到芷瑗的家，客厅里家俱不多，但布置得简单大方，色彩配搭得很柔和，一进门就

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走廊左边是两个睡房，右边是厨房和厕所，尽头是一扇通往后花园的落地玻璃门，望出去可

将花园里百花斗艳的万紫千红景色尽收眼底。

我在客房换回着陆时所穿的那套衣服走出客厅，芷瑗已经准备好了，幸而几天前我已把裤子拿到洗衣店洗过，

不然裆前那一大滩精斑痕迹就够我丢人现眼，若芷瑗突然好奇询问起来，难道要我向她胡扯那是时髦的印花图案不

成？

芷瑗坐在沙发上一边画着素描，一边指挥着我转身、弯腰、挺胸、抬手，我也尽量配合地摆出她要求的姿势，

让她把服装的特色与细节一一临摹下来。不到两个小时，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功课，素描也画了不下二十张。

「来，喝杯咖啡才走吧！这次真的很感谢你肯帮忙。」我在客房换好衣服出来时，芷瑗已捧着一杯热腾腾的咖

啡递过来了，我连忙接过在沙发上坐下。咖啡的香味冉冉飘散在空气中，轻呷一口，噢，我虽不能肯定这杯咖啡叫

什么名堂，但能肯定它是我这辈子中喝到过的最香、最浓的咖啡。

芷瑗也在我身旁坐下，她递过来几张钞票：「唐先生，这是你工作两小时的酬金，你点点看。再次谢谢你的帮

忙！」

我握着她的手推了回去：「我有说过要收你钱吗？你还是个学生，挣钱不容易，钱你自己存着吧，或者就当是

我送给你的助学金好了。」

芷瑗：「这怎么好意思呢！」正想说下去，忽然发觉自己双手正被一个相识不久的男人握在掌中，急忙抽出来

放到膝上，脸上立即羞涩地飞起一片红霞。

我从她的反应几乎已可判断出她从未交过男朋友，加上这几天来的观察，芷瑗应该仍是小姑独处，难怪对这么

表面的异性接触也会生出这么大的反应，看来我得让她适应一下男女交往的场面，免得她的真命天子出现时白白错

失了机会。

我涓涓而谈地向她描述未来服装的特色、优点，又向她透露一些未来科技的发展与用途，间中再灌输一些男女

社交的知识，当然绝口不提我从什么地方来，以及此行的目的。她很用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偶尔会提出一些中肯

的发问，眼光也由起初讶异我对事物有独到见解，逐渐变成崇拜我知识的广博与对将来有先见之明。

从这天开始，我俩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往往我在她放学后去拜访一直倾谈到深夜，她才依依不舍地送我

离去；遇上周末她不用上课，更亲自下厨弄几个小菜让我试试她的手艺，当然，饭后自然少不了我那杯甘之若饴的

香咖啡。

（四）入幕

俗语说「日久生情」，交往了一段日子后，我发现芷瑗眼眸里透露出的目光再不是刚相识时的带点讶异或崇拜，

而是隐隐蕴藏着一缕温馨的爱意，有时我在说话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一丝甜甜的笑容静静地在聆听着，当我停下来

问她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详细解释时，她才如梦初醒般地回过神来：「啊，没有，我在听着呢！」然后又调皮地学着

我的口吻，文绉绉地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喔！」把我也逗得笑起来。

这种目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当爱馨和我在床上说着绵绵细语时往往也会流露出同样的神情，使我不知不觉中

把她母女俩的身份代入起来。这也难怪，她们不但身材一样，连说话时的谈吐、眼神，甚至一颦一笑都是这样相似，

有时令我产生出一种错觉，彷佛自己回到了妻子身边，小俩口正窝在爱巢里闲话家常。

夜是那样甯静，微风吹拂着枫树叶子在玻璃窗上掩映出动荡不定的图案，就像人生那样起落无常，难以捉摸。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对她情愫渐生，还是将她当成了爱馨的化身，一时间竟情不自禁地抱住了芷瑗，痴痴地凝望着

她那对亮丽的眼眸。

芷瑗并没有推开我，好像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会发生，只是情深款款地与我对视着，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我搂抱她的力度越来越大，两人身躯越靠越近，一切都在刹那间发生。我们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两副嘴唇紧

紧的贴在一起，贪婪地索取着对方输送过来的无尽爱意，热情地腾升着心底里点燃起的熊熊欲火。

我把舌头伸进芷瑗的双唇间，撩拨开她的皓齿，挑逗着她的舌尖，情窦初开的芷瑗起初还是笨拙地不懂作出适

当反应，但随后便渐渐掌握了调情的技巧，两条舌头开始灵活地交缠起来。

我捧着她的香腮，她揽着我的脖颈，彼此把积压在心灵深处的爱慕尽情地发泄出来。我感到芷瑗的脸额热得发

烫，呼吸也气喘啾啾，身体像被抽掉了骨头般的娇慵无力，整个人似乎快要让欲火燃烧得融化了。

我抱着她顺势将身体俯前，慢慢将她压躺在沙发上，一边继续和她亲吻，一边腾出手在她胸前两座小山丘上揉

动着，她把我抱得更紧了，口已移离开我的嘴唇，不能自制地发出「啊……啊……」的哼声。

在外面搓揉了一会，我再将手伸进她衣内撩起乳罩，把整个乳房握在掌中，她欲拒还迎地象征式扭了一下身子，

很快就屈服在我高超的调情手法中。我轮流搓揉着两只乳房，间中又用两指夹住乳头用拇指在顶端磨擦几下，刺激

得芷瑗整个上身都弓了起来，我顺手插进她背后缝隙伸到乳罩上解松扣钩，两个乳房马上坦荡荡地解除了束缚任由

我肆意把玩。

芷瑗在我的攻势下溃不成军，紧紧地咬着嘴唇极力想抑制住自己不发出爱的呼声，可是当我把她的乳头含进嘴

里吸啜时，她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呀……」

的叫出一声长音，两条腿绕到我背后夹住我的腰，挺起下体不断在我裤裆前磨。

我将嘴唇移到另一粒乳头上继续吮吸，手已由她内裤的松紧带下伸进去抚摸阴户了，手指像搔痒似的先在阴毛

上抓挠一会，然后突然去到阴唇上揩擦。上次偷窥出浴已知她是个快热的人，但想不到我的几下爱抚却让她亢奋到

这个地步，单凭手指的触觉已可感受到两片小阴唇发硬翘起，连阴蒂也凸露在阴唇外面，不用摸索便一碰即获。

我的手指在阴户内流连忘返，一会儿擦擦阴唇，一会儿揉揉阴蒂，一会儿又在阴道口轻轻抠挖。芷瑗哪里捱受

过这般折腾，像条活鱼般在沙发上不断摆腰扭臀，难受得像堕进了地狱，快活得又像升上了天堂。

我站出沙发外，将芷瑗上半身的衣物全部脱清光，然后再揪着她内裤两侧轻轻向下拉，将她身上最后一道障碍

也彻底扫除。冰清玉洁的一具赤裸胴体横卧在我面前，白里透红的皮肤没有半点瑕疵，匀称而完美的身材令人赞叹

不已，如果真要找一个相似的人物来加以较量，我看只有爱神维纳斯方可与她比拟。

我将芷瑗两条腿曲起向左右分开，胯下春光纤毫毕现地展示在我眼前，那儿早已湿成一片，整个阴户都显得水

光粼粼。芷瑗双手交叉遮住胸前一对乳房，偷偷睁开眼睛望过来，见我正凝视着她那第一次开放给男人欣赏的秘密

花园，马上又羞涩得赶快闭上眼睛，双颊红得像烧着了火。

我蹲下身子，捏着两片小阴唇将芷瑗的阴户掰开，内里复杂的女性生殖器构造立刻一目了然：极度充血的小阴

唇红得发紫，硬挺挺的撑往两旁，即使我松开手它也不会再掩闭起来；娇嫩的阴蒂这时已涨大到像粒小红豆，傲然

屹立在阴户上端；阴道口不断地渗出潺潺黏液，向空气中散发著处女的幽香。

我俯下头伸出舌尖往阴蒂上一舔，芷瑗马上「呀……」的叫了一声，随即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不……不要

……那里脏……」我当然不会从命，接二连三地不停舔下去，芷瑗全身也不停地发出抽搐，从阴道里汹涌而出的大

量淫水甚至沾湿了我的下巴。

我一边用舌尖沾着流出来的淫水往嘴里送，品尝着滑溜溜的、带点咸腥味的处女分泌物，一边顺势用舌尖去挑

刺那个张缩不停的阴道口。芷瑗弓着身子双手扶住我的脑袋拼命打颤，看情形我再舔多一会，她立即就能泄出身子

来。

胯下的阴茎早已勃得快要爆炸了，硬梆梆的撑在裤子里憋得实在难受得很，我看看前戏也已做得差不多，该是

放它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于是一把将芷瑗拦腰抱起，径直向睡房大踏步迈去。

将芷瑗搁在床上，我飞快地三扒两拨把自己脱了个清光，一丝不挂的向芷瑗看齐。我跪在芷瑗两腿中间，一手

用两指将阴唇撑开，一手握住阴茎把龟头在阴道口轻轻磨擦。芷瑗知道马上就要迎接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了，张

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说：「唐先……嗯，阿伟，我还是第一次……你可千万别太粗鲁啊！」

我把阴茎放在她阴阜上敲敲：「我知道。我会很温柔的，你不要紧张，放松心情就行了。」芷瑗的目光向下一

望，刚好看见我涨卜卜的大龟头在耀武扬威，她何曾在这么近距离观察过成年男人勃起的生殖器，一下子又怕又羞，

赶紧把眼睛重新闭上。

虽然芷瑗已经作好心理准备献出她的第一次，可是双腿仍是紧张地只作小幅度张开，处女膜必须要完全撑开才

能一戳即破，将痛楚时间减到最少，所以我首先的任务是令她身心尽量松弛。我趴在她身上搓揉着一对乳房，慢慢

把下体贴近她阴户，再用龟头在阴道口作浅浅的抽插动作，渐渐地她双腿越张越阔，防范之心已被快感淹没，再也

不像刚才那样提心吊胆了。

趁她开始领略到男女交欢的快美，龟头插了几插后，我突然屁股用力一沉，将整支阴茎顺着润滑的淫水直推到

阴道尽头，「哇！痛啊！痛……」芷瑗双腿一夹，马上大叫起来。

我把阴茎插在阴道里一动不动，只是静静享受着阴道肌肉因紧张收缩而产生的箍束感，我阴茎躯干上的每一处

地方都被阴道壁紧密地包裹着、压迫着，两具生殖器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空隙，彷佛彼此天生就是连体在一起。

芷瑗的眼睛仍是紧闭着，可是我发现她眼眶中有几颗泪珠正慢慢地渗出来，「是我弄痛了你吗？」在她脸颊上

轻轻地亲了一下，我心疼地问她。芷瑗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后悔跟我在一起？」我再问，她又摇了摇头。

「恨我夺走了你的贞操？」我真的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芷瑗更大力地甩着头，突然一把将我紧紧搂住：「阿

伟，不要离开我……」跟着就轻轻抽泣起来。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爱馨将初夜交给我时也是这样流出泪水，也是不肯回答她为什么哭。是疼痛？是懊悔？

是高兴？是难过？我不知道，女人在与她的处女说再见后淌出的这几滴泪水的含义，我们男人永远也不会明瞭.

歇了一会，芷瑗紧夹着的双腿稍为放松，我知道最痛楚的一刻已经过去了，从来没人染指的处女地正等待着我

去开垦，于是我双手撑在她腋旁，开始摆动下腹把阴茎在她紧窄的阴道里作小幅度的慢速抽送，让她适应一下男女

性器官互相磨擦所产生出来的乐趣。

我边慢慢抽送，边低头视察我俩的交合部位，阴道口汩汩流出的淫水里混有缕缕血丝，随着阴茎的进出而给带

到外面，顺着会阴淌落床单，染成一滩粉红色的美丽图案；处女膜已被我的阴茎戳破，撕裂了的残余薄膜黏在包皮

上，顺着抽送动作在阴道口翻来覆去，标志着它的主人已正式由少女变为妇人。

随着我一下一下的抽送，芷瑗敏感的身体开始生出反应，破处的痛楚逐渐被性交的快感覆盖，她咬着牙轻轻的

哼着，双手紧紧抓住身边的床单，感受着像涟漪般在身体里向四面八方扩散的快感。

我把她的小腿曲起推高一些，阴茎插得更深入了，每一下都全根尽没，每一下都把龟头推进至阴道最末端。芷

瑗淫水越流越多，以至一声声清晰的「噗嗤、噗嗤」美妙音韵跟随着我抽送的旋律开始回荡在睡房中。

虽然有大量淫水的滋润令抽送畅通无阻，但始终是蓬门初开，芷瑗紧窄的阴道壁像吸盘一样把我整支阴茎团团

裹住，使我每次插入与抽出都产生出一股无比销魂的美妙感觉，令人更加乐此不疲地不断抽插下去。

芷瑗全身皮肤开始泛红，呼吸变得急剧而短促，双手紧紧抱着我身体，乃至指甲也陷入到我背上的皮肤里；先

前的低哼此时已变得抑扬顿挫，阴道开始发出轻微抽搐，不时还混身猛颤几下，看来她的高潮就快要爆发了。

「伟……伟……我不行了……啊……好奇怪的感觉……怎么会这样……我好像要……啊……好舒服啊……你继

续动……喔……不行了……真的不行了……阿伟……我要到了……」

芷瑗娓娓动人的叫床声加上阴道抽搐所引起的吸啜力，刺激得我兴奋莫名，不断加快速度埋头苦干，不一会龟

头就出现阵阵麻痒，阴茎涨得又硬又红，明显地已频临喷射边缘了。既然我已精关不固，况且芷瑗刚被开苞的阴户

第一次性交也不宜时间太长，我决定与她齐齐同赴极乐的巅峰。

我压在芷瑗身上紧紧地搂着她，她也用劲地抱住我，两人上半身紧密地挤贴在一起，下半身却疯狂地不断碰撞，

淫水的「滋滋」声加上肉体相碰的「啪啪」

声、芷瑗欲仙欲死的呻吟声夹杂着我粗重的喘气声，交织成一首美妙的性爱进行曲，萦绕在两副忘情地缱绻缠

绵的赤裸胴体之间。

芷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开始发出一连串抽搐，忽然全身像抽筋一样绷紧，「啊……我……我……我……」话

还没说完，就像发冷一样猛打起摆子来。阴道裹着我的阴茎一松一紧地收缩不停，爽快得我再也抽插不下去了，干

脆用劲顶到阴道尽头，准备一泄为快。

芷瑗像遇溺的人抓到了个救生圈，四肢没命似地缠绕着我身躯，头向后仰，混身不停地颤抖，骤然从子宫里涌

出一股烫热的液流，喷洒向我正挺抵在子宫口的龟头上，一个哆嗦，我的精液也劲射而出，把满腔爱意毫不保留地

全部倾泻进她身体里。

两股热流在阴道里水乳交融，汇聚一体，就像我俩此刻的真实写照。不等高潮的余韵消退，我们已急不及待地

再次深深拥吻，一边交换着津液，一边感受着体内阴精阳液的混合物从阴道里满载而溢，由如漆似胶地交接着的生

殖器缝隙间慢慢地向外流淌出来。

彷佛全身气力都随着泄精而消耗殆尽，我和芷瑗都静静地没说半句话，只是让两副懒洋洋的胴体保持着性交时

的姿势重叠着，连手指头也不愿动一下，真希望时光就此永远凝结住，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可以这样相拥而眠。

良久，芷瑗才睁开眼睛，半带娇羞地望着我说：「阿伟，从今天起我……我已是你的人了，你可不要辜负我啊！」

我点了一下她的鼻子：「呵呵，你还说我不像是坏人，这么快就没信心了？再说，从这刻起，我不也是你的人吗？」

「贫嘴！」芷瑗娇嗲地嗔骂一句，带着幸福的笑容把头埋到我心窝里。

从此我成为她入幕之宾，我退掉了公寓的房间，搬到了芷瑗家里与她共赋同居，过着小夫妻般的甜蜜日子。在

这个不属于我的时空里，我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温馨家庭，生活总算安定下来，就只等待着五年后那足以改变爱馨命

运的一天。

（五）第三者

三个月后，芷瑗凭她出色的论文顺利毕业，而且还得到一家跨国公司的时装部聘请为高级设计师；我当然也不

会吃闲饭，将自己编写的一套利用电脑刺激人体生物电流、改变内分泌成份来控制疾病的程式卖给那家电脑修理店

的老板，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白天，芷瑗去上班，我则到电脑店指导那老板使用软件的技巧，晚上，就是我们温馨的二人世界时间了。芷瑗

在我的薰陶下，已逐渐懂得如何去享受男女交欢的情趣，不单在做爱时合作无间，有时还主动替我口交、尝试各种

不同的性交姿势，把性爱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一晚，我俩又在床上翻云覆雨，芷瑗趴在床上翘起屁股让我在后面抽送，她则把手穿过腿间伸到我胯下抚揉

着阴囊，「啊……阿伟……就是那里……再插深一些……对……对……啊……好舒服喔……」芷瑗承受着我一下接

一下强而有力的冲击，放浪地呼叫出她心底里的感受。

我伏在她背上，一边抽插着她的阴户，一边伸手到前面把玩着一对乳房。芷瑗已来了两次高潮，泄出的淫水不

单把两人的阴毛都沾得湿淋淋的，还有不少顺着她大腿内侧往下淌，我仍没有鸣金收兵的迹象，依然兴致勃勃地狂

抽猛插，今晚我打算在射精前让她登上三次高潮。

芷瑗的肉体经过我这三个月来的开发，已经渐趋成熟了，就像现在，她能在我抽插的时候主动收缩阴道的肌肉，

这既能达到更紧凑的狭窄感，又能产生出像鲤鱼嘴般的吸啜效果，令我在与她做爱时可以享受到更多乐趣，看来她

聪明的头脑不止使她事业有成，更使她在性爱方面无师自通。

她的阴户真是个极品名器，让我百干不厌，比普通人显得稍大的阴蒂相当敏感，轻轻爱抚一下便会硬凸起来；

淫水也是充沛如泉，由我插入开始便一直流个不断，高潮时更可用喷来形容，所以有时我会一边抽插着她阴道，一

边用手指去揉她阴蒂，这时她便会高潮迭起，爽得整个人像疯了一般。

「啊……不行了……我……我又要泄了……快……阿伟……插快一些……再快一些……啊……够了……再插下

去……我定会泄死……喔……对对……继续这样……我要来了……把我插死吧……」芷瑗这时扭摆着屁股，淫水狂

泄，高潮又将再度来临。

其实我也快撑不下去了，眼看芷瑗已徘徊在第三次高潮边沿，连忙将阴茎拔出来，把她翻了个身，一举起两条

腿搁上肩膀，马上再捅入快速抽送。芷瑗扶着我的腰借力把自己的阴户尽量往上迎凑，使我的阴茎能下下深插至底，

以便两人的生殖器可得到更多磨擦，高潮时产生出爆炸性的震撼。

没几下我的阴茎便开始发出抽搐，一股股灼热的精液由涨硬的龟头前端接二连三地不断向她阴道发射，芷瑗被

我的精液烫得抖个不停，泄出一大泡阴精作为进入高潮的信号，然后飘飘欲仙地全身瘫软，为这次性交划上个完美

的句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芷瑗才由高潮的恍惚中清醒过来，她玩弄着我心口上的胸毛，不敢把眼睛直视我，用询问

式的口吻说：「阿伟，我……我们俩暂时分开一下好吗？我想你由明天起搬过客房睡……我的意思是……我想减少

一下做爱的次数。」

凭直觉，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向她对做爱都很投入、很享受，没有理由忽然间会想

到将之减少。「有了第三者了？」我冷静地问了句，刚刚还勇猛非凡的阴茎此时已软下来。

「嗯。」她仍是笑眯眯地望着我说道。

得到肯定的答案，我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酸溜溜地再追问下去：「是多久的事了？」

虽然明知到了这时候岳父也应该出场了，但还是希望这段温馨的日子能保持多一段时间。

「快三个月了。」芷瑗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答道，一说完，马上娇羞地把头藏进我胸膛。

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终于要出现了，我应该识趣地自动退位让贤，尽管我很渴望趁此机会见见岳父之神秘面貌，

可是心里面还是没来由地生出一股妒忌。我用毛巾擦了擦已经从阴道里滑出来的完全软掉的阴茎，侧躺到芷瑗身旁，

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他是谁？住在哪？」

芷瑗并没有回答，只是捉住我的手按到她那光滑的肚皮上，这才揭开谜底：「嘻嘻，他在里面哩！」

我脑筋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愣了好一会才恍然大悟：「你是说……你怀上小宝宝，我做爸爸了？」

「嗯。」芷瑗柔情万分地望着我说：「所以，我才想大家隔开一段时间。你呀，每天都弄得人家筋疲力竭，抽

插时又凶又猛，好像想把我插死一样，人家怕做爱太剧烈会撞伤肚里的小宝宝，希望暂时减少一些次数嘛！」

我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喜的是这个「第三者」竟是我们俩的爱情结晶，芷瑗并没有移情别恋；惊的是现在事态

发展已逐渐偏离了原先设想的轨道，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出人意表的遭遇，令我这次历史之旅白跑一趟？我都有点动

摇了。

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她们母女俩分别怀上了我的骨肉，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照时间推算，这个婴儿应

该就是爱馨，换句话说，我将来的妻子竟是自己的女儿，我的婚姻生活原来一直是在父女乱伦！

暗暗回想起来，怪不得跟爱馨一见面便彼此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我还用「一见钟情」来解释，现在

才知道，原来大家身体里流着的根本就是同一样的血液！两人的遗传基因都缘自一体！

其实一开始我就从没打算要令芷瑗怀孕，爱馨出生在世上应该由另一个男人经手。在我们那个时代避孕不用依

靠安全套、子宫环等任何物品，只要将手腕上戴着的电子万能表的体能项目调校为「不孕」，它就会产生一股生物

电流刺激皮下神经线，令大脑分泌出一种抑制睾丸制造精子的酵素，精液里精子的含量便逐渐降低到不足以令女人

怀孕的水平；到需要生孩子时将这设定取消，精液又会慢慢回复正常状态，一直以来行之有效，我亦早已习以为常。

可是百密一疏，邂逅了芷瑗之后，堕入爱河的情怀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完全忘记了那只电子万能表已经典卖给

了首饰店，现在戴着的是芷瑗不久前送给我的定情之物，但那只是块普通的情侣装手表，身体没有了大脑分泌的酵

素抑制，精子数目逐渐又恢复到能使女人怀孕的水平，而这段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不间断地做爱，连危险期也毫不

顾虑地体内射精，芷瑗能不怀孕才怪。

唉，宇宙万物，似乎凡事在冥冥中都有个定数，一切都不可照人类的意志而转移，既然事情已成定局，那就随

遇而安吧！但愿主宰者对我有所眷顾，让爱馨健康快乐地成长，最终能摆脱脑袋里那片可恶血块的困扰。

芷瑗见我忽然一声不吭，以为我不高兴，揪着我一条胸毛狠狠一拔，张着圆鼓鼓的眼睛瞪着我说：「怎么？添

个小宝宝不好吗？你整天就只会惦挂着做爱，减少一点都要犹豫，分明对我们母子俩毫不疼惜！」

天呀！这千丝万缕的关系到底怎样才能向她解释清楚呢？看来必须有点行动才能化解这个误会，我没有抗辩，

只是脱下戴着的指环轻轻地套上她的无名指：「芷瑗，我真的很爱你，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好吗？」

芷瑗搓摸着这只戒指，瞬即转怒为喜，在我脸上亲了一下：「人家孩子都替你怀了，能不嫁给你吗？」甜丝丝

的笑容满足得像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芷瑗把长发拨到一边，二话不说就伏到我的胯下，我还没弄清楚状况，她就含着我的阴茎吞吐起来。我扫抚着

她的长发，享受着从龟头上传来的一下下被吸啜的快感，不知不觉中那个光头小和尚很快就变成了怒目金刚。

我拍拍她的手臂，芷瑗会意地转过身子与我头脚相对，张开腿把阴户不偏不倚地对准我的嘴。我感受着芷瑗灵

活地用舌尖在阴茎躯干上洗礼的温柔滑动，也投桃报李地回馈予她舔舐阴蒂的抚慰，两人透过唇舌表达出不能用言

语去形容的浓情蜜意，专注地为对方增添着如潮水般涨升的欲念。

芷瑗的阴蒂一点点地硬挺起来，从阴道渗出的淫水倒流下小肉粒上面，晶莹通透的悬垂在尖端，峞峞欲滴地闪

着反光。这时她用嘴含着我的卵袋，用舌尖推动着睾丸在阴囊内滑来滑去，我也将她的阴蒂含入唇中，轻轻的吮吸

着。

「喔……喔……别……轻点……喔……好舒服……啊……受不了了……」芷瑗最薄弱的性欲枢扭一受到我挑逗，

马上就情难自制，立即起身骑到我小腹上，一手扶住阴茎，一手撑开阴唇就急忙坐了下来。

我边握住她上下抛动的乳房搓揉着，边调侃着她：「你刚才不是还说要我搬去客房睡，想减少一下做爱次数吗？

怎么这样快就忍不住主动要干了？」

「喔……喔……坏人……我只是要你……不进我的房睡……没有说过……我不能去……客房里睡啊……喔……

好硬……好涨……」芷瑗屁股升降没几下，淫水已淅沥沥地流到我胯下，把阴囊也整个沾湿了。

我嘿嘿的坏笑着，抱住她一个鲤鱼翻身压在身下，运起劲把阴茎有力地朝她阴户抽插起来。「啊……阿伟……

你真厉害……插得我好爽……好舒服……我爱你……我一辈子都这样爱你……」倾刻间，芷瑗的浪叫声、淫水的磨

擦声、肉体的碰撞声、睡床的摇摆声，又再次充斥满了整个睡房。

＊＊＊＊＊＊＊＊＊＊＊＊

精凝十月，芷瑗已到了分娩期，我们的小宝宝将要呱呱堕地，世上又会增添一个小生命了。

芷瑗入院待产的第二天，医院打来电话，芷瑗阵痛作动，已经被送入产房产子了，我买了一束康乃馨，匆匆驾

车赶到医院。听到产房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表示芷瑗是顺产并且母子平安，我紧张的心情此刻才放松下来。

尾随着推车进入病房，等忙碌的护士们离开后，我走到芷瑗床边，她身旁躺着刚出生的小宝宝，还在呱呱的啼

哭着，我上前握着芷瑗的手，在她额上亲了一下：「芷瑗，真是辛苦你了。」

「你看小宝宝多可爱，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阿伟，你猜是男孩还是女孩？」

芷瑗边问着我，边轻轻拍抚着宝宝：「乖，别哭了，瞧，爸爸来看我们了。」

我把那束康乃馨插在床头矮柜上的花瓶里，从中抽出一枝献到了芷瑗面前：「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只要母子平

安就好了。」然后凑过去端详一下宝宝的脸：「呦，这么可爱的脸蛋，像足了妈妈，不用说也是个女娃儿啦！将来

长大了，一定比妈妈还要漂亮。」

「可不，都已做人母亲了，还能漂亮到哪去！」芷瑗佯愠地说了句，低头把弄着手里的那朵康乃馨，装作不睬

我。

「呵呵呵，这么快就呷女儿的干醋了？」我左手抱起宝宝，右手搂着芷瑗，笑着说：「漂亮，漂亮，母女俩都

一样漂亮。」轻轻抬起她的头，在嘴唇上亲了一下：「芷瑗，我爱你。」

「算你啦！甜嘴滑舌！」芷瑗温柔地靠到我怀里，抬起头说：「其实呀，我说她像爸爸多些，你看，那高挑的

鼻梁、精灵的眼睛，分明带有爸爸的轮廓。对了，阿伟，你替宝宝起个名吧，你见多识广，起的名字肯定好听。」

我还想测试一下历史是否真的一成不变，故意把求证的任务推给芷瑗：「妈妈漂亮，起的名字才够漂亮喔！女

孩子名还是由你起的好。」

芷瑗把康乃馨凑到鼻子前，边嗅着花儿淡淡的芬芳，边慢慢地思考着，忽然眼眸里闪出一丝光彩：「嗯，她是

我们俩的爱情结晶，又美丽得像这朵花一样，唔……不如就叫爱馨吧！」

我不得不对命运信服，历史的巨轮依循着既定的轨道一丝不苟地滚滚向前，要发生的事始终会巨细不遗地发生，

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岔子，整个世界将会变成另一个模样。我不想也无法扮演上帝去改造历史，只是希冀在事情

发生的时候，把对我妻儿的伤害减到最小，让她们一生幸福美满而已，可是，依我的能力真的能与命运抗衡吗？

（六）意外

在我们俩的细心呵护之下，小女儿健康地成长着，一天比一天更可爱，一天比一天更漂亮，她继承了芷瑗的一

切优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天真活泼，尤其是五官轮廓更是像足了母亲，就连那腮边的酒窝也没遗漏，如同一

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简直是个美人胚子。对这个爱情结晶品，我们待她如珠如宝，将全副精神都投注在她身上。

幸福的日子总是觉得容易渡过，转眼间爱馨已满四周岁了，晚饭后我捧出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一家三口高高

兴兴地开个小庆生派对。女儿吹熄了蛋糕上的蜡烛后，我们俩捉着她的小手一起切蛋糕，其实一开始她就急不及待

地想吃奶油蛋糕上的草莓了。

我停下来，笑眯眯的对她说：「小馨馨，别急，你还没说生日愿望呢！」

她亮晶晶的眼珠转了几转，转身抱住我的脖子，娇嗲地说：「爹地，我想要一架小脚踏车，像隔壁丽珍的那部

一样。」

我脑中「轰」的响了一下，日后她就是因为骑脚踏车而出意外的，看来历史的运行始终是固执地按既定的轨迹

进展。我好不好拒绝她以避免这次意外的发生呢？想想还是不好，要来的始终会来，若阻止了这次事件，意外可能

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到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反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作出应变，还是顺其自然吧！

我叹了口气：「嗯，爹地明天就去买一部回来。」

芷瑗看到了我脸上瞬间即逝的犹豫神情，不解的问道：「怎么了？脚踏车又不是很贵，用不着这么吝啬吧！」

低头轻抚着女儿的头发：「只要小馨馨乖，爹地妈咪是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

小女儿并不知她这个愿望将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欢欣雀跃地说了声：「谢谢爹地！」一切完蛋糕，马上抓起蛋

糕上的草莓放进嘴里，刚放到口边，又停了下来，再抓起另一颗，一左一右地将两颗草莓举到我和芷瑗的嘴边：「

爸爸妈妈也和馨馨一起吃。」

乖巧的女儿几乎让我鼻尖一酸，此刻在另一个时空里，她是否仍昏迷在病床上？先进的科技是否已把她从病魔

手里夺回来？她怀着的宝宝是否用剖腹的方法诞生？算起来现在已经快五岁了，我却连他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都

不知道。

五年中，那间修理电脑的小店利用我那套程式研发出许多控制人体生物电流的医疗机器，发展成为一间颇具规

模的电子科技公司，已有足够能力支援我复制出一部时光机，让我回到妻子身边。可是面对着娴良淑德的芷瑗和天

真烂漫的小女儿，我心里却矛盾万分，我怎么能就这样自私地抛下她们不顾而去？

我夹在两个时空的夹缝中，进退两难，无法取舍。处于另一个时空、饱受血块困扰的妻子已没有丈夫陪伴在侧，

我不希望现在这个时空的她也过着没有父亲的童年。芷瑗身边就只有我和爱馨两个亲人，失去任何一个都会对她造

成沉重的打击，我无意地闯进她生命中与她组织起一个幸福家庭，又岂可忍心有意地由我亲手拆散？

＊＊＊＊＊＊＊＊＊＊＊＊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整片大地，和熙的微风吹拂着屋后一列樱花，在枝头泛起如波涛般起伏不停的粉红色波浪；

各种颜色的杜鹃争艵斗艳，点缀得树下的花丛七彩斑斓，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朝气勃勃的强壮生命力。

「爸爸，我要到外面去踩脚踏车！」小爱馨看完她最喜欢的电视卡通剧集，缠着我带她到后花园的小径上去玩。

芷瑗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午餐，回过头来对我说：「阿伟，你就和女儿去玩玩吧！可是别玩得太久，很快就要吃饭

了。」

「唉，我们玩一会就回来。」我一手推着新买回来的脚踏车，一手拖着女儿来到后花园的小空地上。我扶着车

子的后架，爱馨骑上去就往前踩，一开始她摇摇摆摆地总抓不住重心，好几次还差点摔了下来，但她一点也不气馁，

努力地不断尝试，小小年纪已充份体现出她勇于面对困难的顽强毅力。

不一会儿，女儿就掌握了平衡，欢快地踩着小脚踏车在空地上转着圈，我也搀扶得累了，便放开手让她自个儿

在那嬉戏，退到一旁远观着她像只快乐的小鸟般在花丛中穿来插去。

刚在秋千架旁的凉椅上坐下，耳边就传来一阵不寻常的急促煞车声，我循声望过去，只见一架失去了控制的房

车摇摇晃晃地向这边冲过来。眨眼间，那房车便驶离了小路、压倒几丛杜鹃、越过草坪，急速地朝着小女儿撞去。

爱馨还不知道将会影响她一生的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仍然欢笑地踏着车子前进，还不时回头朝我露出一个甜甜

的微笑：「爹地，快看！我会自己踩了！」

电光石火之间，我已来不及作出任何思考，脑袋中只有一个念头：「等待了五年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无论

如何我都要制止这意外发生！」我以跟房车斗快的惊人速度没命地向小女儿飞奔过去。

就在房车与她的脚踏车将要成九十度拦腰撞在一起时，我已跑到了她身边，情势危急万分，千钧一发间已来不

及将她抱起，我顺着冲势将她连人带车往前用力一推，跟着便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眼前一黑，随即我便失去了

所有知觉。

＊＊＊＊＊＊＊＊＊＊＊＊

眼前景物渐渐清晰起来，我又可以看见东西了，第一件事便是去关注小女儿的安全，只见她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呆若木鸡，一时间连哭的本能也不懂得作出。房车已经煞停了，司机慌乱地打开车门走出来，连忙把她从地上

抱起；同一时间，芷瑗一边发出高声尖叫，一边从门口疯了似的向这边奔跑过来。

我觉得身体没有任何疼痛，也毫无不适的感觉，只是体重好像变轻了，还慢慢地向上浮起。我的视线顺着芷瑗

扑过去的方向瞧去，奇怪，怎么还有另一个我躺在地上？而且满身鲜血，似乎连呼吸也已停止了。再低头望望自己

的身体，竟只看见地面嫩绿的草地，彷佛整个人都变得透明，视线能穿越过去。

这时我又向上升起一些，从高处望下去，芷瑗正扑倒在那个我的身上，一边高呼救命，一边大声地痛哭起来；

那个司机已将爱馨放下地面，手忙脚乱地打着电话，大概是在召援救伤车吧！

我一头雾水，只呆呆的望着眼前的场面，弄不清这混乱的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想过去安慰一下妻子、抱着女

儿定定惊，可身形一动，竟轻飘飘的向上再次升起。我用尽气力想向她们靠过去，身体却越升越高，离她们的距离

越来越远。

渐渐地，头上出现了一道柔和的白光，慢慢将我笼罩在光芒里，我忽然觉得很舒逸、很安祥，这个世界上所有

的烦忧与牵挂都离我远去，我已心无旁鹜，只想一心一意向这道白光靠拢，将自己融合到它温暖的怀抱里。

这时我的身形已飘到了屋旁的樱花树梢，透过繁花之间的缝隙，见到远处正有一部警车与一部救伤车响着警号，

急速地由道路的那一边向这里驶来……

飘呀飘的，地面的景色越来越广阔，楼房树木都好像变成了用小女儿的积木砌成的玩具模型，头顶上已经是一

团团白云，恐怕我此刻已飞得相当高了。我看看那道奇异的白光，再回头最后一眼望望这留下我无限唏嘘的尘世，

忽然望见城市的另一端，一个健康的小男孩正活泼地奔跑在足球场上。

喔！那就是童年的我，他正无忧无虑地过着他美好的人生，虽然是我把女儿带来这个世界，并在危急关头把她

救离车祸，但我始终不属于这个时空，在历史上只是个匆匆过客，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人。

我知道，在十多年后，他将会与我的女儿邂逅、恋爱、结婚、生子，白头到老，一切都按历史的轨迹进行。但

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再也不须受那片小血块的困扰了，车祸从来没在我女儿身上发生过，她生命里再也没有任何

的遗憾。

忽然我发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躺在地上、满身鲜血的我竟像一幅慢慢褪色的图画，越变越浅色，

在芷瑗母女俩和那个司机面前渐渐变淡、变透明，最后在他们目瞪口呆的视线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意外从未发

生过，只有房车前盖上的一大块凹痕记录着刚才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白云已经来到我的脚下，四周白茫茫一片，尘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消失在我眼前，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该向

这个时空说再见了，我神宁气静、心境平和、全无杂念，抬头向着那道白光像一缕轻烟似的慢慢飘去……

（七）天长地久

白光像一件适体的衣服般把我紧紧包住，然后慢慢旋转、拉长，形成一条无穷无尽的隧道，耳边再次响起一阵

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全身随即像被撕成无数碎片，沿着这条隧道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另一端飞奔而去。

等到白光在四周消失，我才慢慢看清眼前景象，我讶异地发现仍然好端端地坐在时空转移仓里，彷佛时光机并

没有把我送回过廿五年前，那刻骨铭心的五年漫长岁月似乎只是短短一秒，一切一切遭遇都从来没有发生。

我浑浑噩噩地跨出转移仓，一时间纠乱如麻的思绪让我弄不清究竟是真正回到了我自己的时空，还是那只是一

段幻觉，我到底有没有经历过这场奇异的时光之旅，到底有没有穿梭在她们母女俩之间？

身上的衣着很快就让我找到了答案，原先那件为芷瑗作过素描蓝本的现代服饰已变为车祸那日穿的休闲装，证

实我确确实实曾改变了历史，成为替时光机作测试的第一个实验品。

我在更衣室匆匆换回现代服饰，冲出研究所大门准备去医院探望我的挚爱，门卫一边替我把磁浮车从车库调出，

一边奇怪地问道：「林主任，这么快就处理完了呀？」我随口敷衍着坐上车子，他还在后面嘀嘀咕咕：「嗨，赶这

么急干嘛咧，连头发也不梳理一下……」

刚迈进病房，岳母就急忙迎了上来：「哎呀阿林，你都跑到哪去了？谢天谢地，你离开后不久，爱馨就苏醒过

来了！」

我和岳母一起来到妻子床边，她身上密密麻麻的输液导管和氧气罩已经除了下来，白里透红的肤色表明她已战

胜了病魔，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宽慰地左手抱着爱馨，右手搂着芷瑗，把她们俩一起拥进怀里，不知何故，竟有一

种隔世重逢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站在一旁的医务主任招招手把我引领到他办公室，他指着屏幕上爱馨的大脑三维图像不解地说：「林先生，我

不知怎样向你表达才好，真是奇迹！完全不能用医学理论来解释的奇迹！你妻子脑里的血块在极短的时间内竟被身

体机能完全吸收掉，就像从来没有受伤过似的。虽然在医学文献里也有记录过类似的病例，但依我十多年来的临床

经验，还是头一趟遇到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恭喜你，林先生，你妻子再留院观察一天，若没有其它并发症就表示她已完全康复，

明天你就可以替她办出院手续了。」

待妻子入睡了后，我和岳母离开医疗中心，深秋的晚风吹来一阵寒意，我把外衣脱下披在岳母身上，她抬起头，

欲语还休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默默地伴在我身边一起向停车场走去。

坐进磁浮车，刚把手放到方向盘上想把车子发动，岳母忽然望着我的手怔了一怔，随即轻轻把手按到我手背上，

深情地望着我说：「谢谢你……唐伟！」突如其来的一句使我惊讶得张大了口，好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你…

…你……你怎么知道我是……」

「车祸发生的那一刻，我真的伤心欲绝，抚着你躺在地上的身体不断痛哭，像是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但在救伤

车来到之前，你的躯体竟莫名其妙地在我眼前像冰雪融化般渐渐消失了，我开始意识到你的来历决不寻常，再将你

以前的神秘出现与现在的突然消失联想起来，我推测你一定具有穿越时空的超能力。

我不知道你为何而来，也不知道你来自何处，尽管后来警方将这次意外列为『汽车撞到不明物体』案件处理而

不了了之，但我仍坚信终有一天你会再在我面前出现。二十年来，我仔细地留意着身边的每一个男人，但万万想不

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竟就是我的女婿！「

岳母把按在我手背上的手移向手腕，边轻轻把情侣表解下来，边继续说着：「先前医务主任一分析完爱馨的病

情，你马上就神神秘秘地藉故走开，我心里便开始暗暗生疑；回来的时候，前后不过几十分钟，你的发型已变成了

二十年前的款式，而且手腕上人人必备的电子万能表不见了，换成是这个……」

她把情侣表翻转过来，表底上刻着的六个小字：「天长地久，芷瑗」就像刚刚才刻上去一样，依然亮铮铮地闪

着银白色的反光。她望着我的眼睛说：「直到这一刻，我才不容置疑地确定了你的身份。阿伟，真的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和爱馨所做的一切！」

我激动地把她搂进怀里，内疚地说：「对不起，芷瑗，我知道再说一万次对不起也无法弥补这二十年来对你的

辜负。我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说完，我的嘴对着她的红唇慢慢盖上去。

芷瑗将头略略垂低，使我的吻亲到了她的额头上，然后摇了摇头：「阿伟，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将这份爱付予

爱馨吧！二十年来我已逐渐适应了独身生活，可是你的妻儿却不能缺少你的照顾。而且我深深体会到，当一个人拥

有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但一到失去了，便知弥足珍贵，与其沉缅在怀念往昔，倒不如将之埋藏在心底还可历久

常新。」

「答应我，阿伟，今后好好地对待我们的女儿。」芷瑗说完，拍拍我的手：「好了，开车吧，你不是要送我回

家吗？」

我默默无言，在凝结了的气氛中一路把车子驶到芷瑗家门，屋前的一排枫树长得比二十年前更高了，萧瑟的秋

风将一片片枫叶刮落在台阶上，堆积起厚厚一层橙红色的地毯，我踏着软绵绵的枯叶把芷瑗送到屋门口，她没说一

句话，只是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跟着就扭头开门走了进去。

失落地离开那座我曾渡过五个寒暑的房子，望着镶嵌在漆黑夜空中的满天星斗，我不禁感慨万千。浩瀚宇宙，

繁星点点，每粒星光都来自不同时空，但此刻都同时闪烁在我们眼前，各自诉说着它们背后的动人故事。人类每一

段荡气回肠的遭遇，在历史长河里其实只不过是一朵渺小的浪花，转瞬即逝，永远比不上无尽穹苍的地久天长。

我忽然领悟到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凡事不可强求，往往有一得即有一失，要想鱼与熊掌兼得，真是谈何容易，

大自然其实是很公平的。

记录着二十年来恩恩怨怨的就只有我手上戴着的这只情侣表，我脱了下来，时间仍停留在意外发生的那一刻，

我用力甩了甩、拍了拍，它又走动起来，我将指针调校回现在的时间，嗯，由这刻开始，生活将重新展开，就像这

指针一样，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前，没有回头逆走的机会。

我叹了口气，转身朝磁浮车走去，背后「咿呀」一声，屋子的大门打开了，橘黄色的温暖灯光从里面透射出来，

我愕然回过头去，芷瑗再次赠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她斜斜倚靠在门框边，交叉抱着双臂，乜着媚眼向我瞧过来：「

嗳，愿意赏面进来喝杯咖啡吗？」

【全文完】